

从《平复帖》到《兰亭序》

——论两晋书法的笔墨形态与艺术叙事

王琪森

引言

如果说历史是种见证,那么其人文的谱系总是那么的相守相望。

如果说岁月是种承载,那么其艺术的脉络总是那么的相聚相传。

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上海松江的陆机写下了“天下第一文人墨迹”《平复帖》。也在此年,王羲之诞生。

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在浙江绍兴的王羲之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时间前后仅相距五十年,时空跨越仅相隔半个世纪。艺术谱系的承继,人脉地缘的契机,就将申江之滨的上海和兰渚山畔的绍兴兰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铸造了整个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唐诗晋字汉文章”中的晋字。而在晋字——晋代书法的高原上,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两座高峰就是由《平复帖》和《兰亭序》所确立的,从而共同构建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圣地和精神家园。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仅是那么短暂的一瞬,但却在一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具有经典性价值与划时代意义的“一帖一序”。如何解读其书学的渊源?如何诠释其笔墨的成因?如何破译其体式的嬗变?如何确认其终极的意义?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偶然的机缘邂逅,还是必然的对应契合?陆机与王羲之除了在书法上各自创造了东晋与西晋的“第一”外,他们还都出生于名门望族、簪缨世家,曾是显赫的皇亲国戚。他们都具有文韬武略,具有出将入相之才。陆机出任大都督,王羲之担任右将军。他们同是文章冠世,才高词赡的杰出文学家。陆机的《文赋》、王羲之的《兰亭序》均是文坛千古传世之作。《文赋》入《昭明文选》,《兰亭序》入《古文观止》。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子之尊亲撰《陆机传论》和《王羲之传论》。他们在官场仕途中遭遇坎坷,陆机因战败鹿苑遭人诬告而血洒屠场,年仅43岁。王羲之因遭扬州刺史王述的排挤而辞官归隐,死时年仅59岁。

上述所例,即可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晋现象”,亦可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帖一序现象”。

一、《平复帖》的时代背景与创作成因

两晋,是中国书法史认的巅峰期。《平复帖》是草书向今草演变的标杆。《兰亭序》是“隶变”后新书体的典范。中国书法史就是以两晋为分水岭。商代至两晋,是书法本体与书体演变的双向同构期。两晋至清代,是书法本体与书体风格的二律组合期。为此,孙过庭颇有关于书法史的《书谱》中指出:“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而陆机与王羲之作为中国书法转折期时承上启下的枢纽性人物,他们的笔下是如何诞生了《平复帖》与《兰亭序》两块里程碑式的不朽之作?并产生了那么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与他们的家庭影响、社会背景、学艺经历、个人禀性、师从过程、笔墨群体、广采博取、变法精神乃至创作契机是有逻辑对应的。也就是说陆机与王羲之所完成的这种笔墨形态、书写范式与风格转变,正是两晋这个书法鼎盛期的整体时代现象。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上海松江人),与其弟陆云并称“云间二陆”。陆机出身于钟鸣鼎食的书香门第,祖父陆逊是三国时的一代名将,以智取荆州,使关羽败走麦城而建功卓著,拜为抚远将军。东吴国君孙权不仅将孙策的女儿嫁给他,还将松江作其封地为“华亭侯”。黄武七年(228),被授予大都督。赤乌七年(228)继任丞相。孙权在任命诏书中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陆机的父亲陆抗亦能文能武,拜奋威大将军、大司马,因勤于职守而死在大司马任上。陆机自幼秉承庭训,青箱家学,精于诗文,工于书法,擅长武术,相貌伟岸。《晋书·陆机传》中载:“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优膺儒术,非礼不动。”陆机14岁时父亲卒,袭职为牙门将。

二、《平复帖》的笔墨形态

两晋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个流派纷呈、精英荟萃、大师辈出的转折更新期。如果说汉代确立了书法的大格局,特别是“隶变”为以后多种书体的演绎及变通作了重要的媒介,那么两晋正是在这个历史平台与开放领域展示了书体的谱系与笔墨的辉煌。

两晋书法是三国的延续,西晋陆机所写的《平复帖》,从书体上界定是属于草书,然而从更严格的范式上解读应是草书向今草过渡时的典型书体。即《平复帖》历史地完成了从魏吴向西晋两大时间和空间的承载和跨越。三国时代的书法以魏吴为突出。魏有书法家钟繇(151~230),他曾官至太傅,史称钟太傅,其书法各体皆能,尤精于楷书,点画雍容,结体朴茂。其书法师承曹薰、蔡邕等人。梁武帝曾评价:“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其书法作品有《宣示表》、《荐季直表》等。《宣和书谱》论其书法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索靖(239~303)亦是魏代表性书家,字幼安,官至征南司马,以草书名于书坛,筋骨矫健,用笔峻朗,他在《草书势》中云:“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其谓:“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从中可见索靖的书法颇具劲辣,有北派风范。东吴作为南派书风,其书家有皇象(生卒年不详),他曾官至侍中,其隶书浑朴飘逸,篆书精湛严正,尤擅长草章,笔势纵横奇崛,秀逸婉约。当时以他的草章,严武的棋艺,曹不兴的绘画等被称为“八绝”。代表作有《松江本急就章》、《天武帖》等。陆机亦是东吴代表性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亦被归为南派书法。南朝王僧虔在《论书》中曾曰:“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

从魏的钟繇、索靖到吴的皇象、陆机,他们的组合,共同构成了魏晋间的书法精英大师群体,其中除了钟以正楷见长外,索、皇、陆均以草书驰骋书坛。但陆机的书法贡献和历史意义,就是他草书的笔墨形态已带有相当鲜明的创新特征与变法要素,即与俱进地彰显了独特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强烈的书体信息及展示了高迈的魏晋风度。也就是说《平复帖》真正达到了上承草书古法,下开今草新意的终极目标。

从书法本体范畴及书学史认识上看,索靖、皇象的草书,无疑是该书体的经典,是草书高度成熟的范本。索靖、皇象的草书在运笔上有典型的波磔横挑,燕尾捺笔。结构上则是紧密严谨、扁方横展。章法上则是字字基本独立成型,无明显的上呼下应,牵引连贯之势。而《平复帖》的笔墨形态却古韵新,传承而开拓,完成了革命性的变法和创新性的展示。《平复帖》的笔法虽然保持了草书中锋特行的篆籀之意,

惆怅地写道:“阻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直至太安二年,长沙王司马乂举兵叛乱,成都王司马颖才任命陆机为前锋大都督,统兵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平叛。尽管这是一次升官进爵,但却是不祥凶险的。陆机本人也意识到,自己是东吴旧臣任此要职易遭忌恨,而各路将领也未必听命于他。况且陆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天谴。于是向司马颖提出辞职。大战在即,司马颖是否会同意?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陆机率二十万人马投入的鹿苑之战一败涂地。这也是魏晋之战最惨烈而血流成河的一仗。宦官孟玖兄弟及卢志等人乘机诬告陆机谋反,老羞成怒的司马颖派人秘密逮捕陆机于军中,并迅速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陆云及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陆机、陆云时年43、42岁据《世说新语》载:陆临刑前神色坦然,对天自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据《晋书·陆机传》云:“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星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由此看来,陆机之死还是铿锵有声、壮烈高亢的,应当算是有英雄本色,名士气节的。陆机的悲剧落幕了,而真正是他的死成就了他的英名,是他的热血祭典了他决战前写下的《平复帖》。

历史地看,陆机入洛在庙堂官场上是不得志而失意的。那么,他在文坛艺苑上却是颇受青睐得意的。陆机初到洛阳之初,即携弟陆云登门拜访当时皇都的文坛领袖,艺苑泰斗张华。通过一番交谈,张华深感二陆学识渊博、才思超群。称二陆为“龙跃云津”、“凤鸣朝阳”,并赞叹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人之为文恨才少,而机患其多。”从而使二陆在京城文坛声名大振,民间遂有“二陆入洛,三张(系当时著名文学家张载及弟张协、张亢)减价”的评判。也正是这种文坛与官场的强烈反差,凸显了陆机的文化地位及艺术影响。由此也折射出陆机那种敏感、率性的个性,这亦是魏晋风度的时代底色。尤如阮籍的狂放、王子猷的倜傥、刘伶的超脱、嵇康的豁达等,共同构成了一种社会形态。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陆机所书《平复帖》,是问候顾鹤循(字彦先)病情的一份信札,陆与顾是好友,情志相投,交往深契,平时常有诗文唱和。在《陆机文集》中就有《赠尚书即顾彦先二首》、《为彦先赠妇二首》、《赠彦先诗》、《为顾彦先作诗》等多首。彦先在301年因“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即彦先因内乱而以病辞职。而至303年,更大的战乱又起,在平叛大战即将打响之际,领军受命的陆机想到了他的既是文朋又是战友的彦先,挥毫写下了此封问候邀请的信札。尽管此战以失败告终,陆机还为此走上了刑场,而此战却促成了“天下第一祖帖”《平复帖》的问世。但从更深层的原因上讲:正是陆机的文人禀性和诗友之交,直接催生了《平复帖》的出现,这也正是《平复帖》诞生的创作成因和人文内涵。一边是金戈铁马,血火交融;一边却是挥毫濡墨,笔走龙蛇。《平复帖》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地出现在这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非常的时期。

公元303年,一代“太康之英”陆机的生命戛然而止了,但天佑中华,艺眷书苑,也就在这一年,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诞生了。他的到来,似乎注定中国书法将风起云涌,走向鼎盛。五十年后,千古经典《兰亭序》诞生了。

三、《平复帖》的艺术叙事

历史有时真是很戏剧化的,有些可遇不可求或在并不经意间完成的事项,却会产生巨大的嬗变和永恒的影响,《平复帖》就是如此。原先不过是陆机问讯好友的一封信札,但一经出现,却进入了历史,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历代记载评述不断,文献考据繁杂复杂,形成了其漫长而又复杂的艺术叙事。

陆机博学多才,文武全能,被钟嵘称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并感叹“陆才如海”。《诗品》中和其弟陆云在西晋时就是一派才子、文化名人。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曾云:“吾见二陆之交,犹玄圃积玉,莫非夜光,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横江。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人世也。”西晋时的著名文学家潘尼在赠陆机的诗中云:“昆山何有,有瑶有珉。”瑶、珉均是美玉,以比作陆氏兄弟。而陆机则《答潘尼》诗曰:“于穆同心,如琼如琳……彼美潘生,实综我心。”可谓知己之交,知音相遇。唯其如此,不说陆机如此超高显赫的文声遮蔽了他的书法,至少是影响了他书名。因此,南朝的书法家王僧虔在他的《论书》中提到陆机是吴士书,即吴士人书法,其他未作评论。魏后的南朝书法评论家、文学家在庾肩吾《书品》中,把陆机与王导、庾亮等十八人列为“中之下”,但他坦率地认为“陆机以宏才掩迹。”而南朝喜好文学音乐,热衷于书法评论的梁武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了钟繇、王羲之、张芝、索靖等,唯独陆机缺席。

《平复帖》的命运在唐代出现了转机。尽管唐代二部重要的书法著述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与张怀瓘的《书断》都未提到陆机。而唐代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把陆机与谢朓、李夫人、萧何等列为“下上品”,仅是说:“陆平原,李夫人犹带古风。”但贵为天子的唐太宗李世民则对陆机相当推崇尊重,亲撰《陆机传论》,评陆机谓:“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故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诚然,李世民主要的是褒扬其文学成就,被誉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但“文宗”称谓的首肯,其《平复帖》的影响力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随之,唐代李家王朝也

并达到了奇谲古奥的境界,这正凸显了陆机深厚的学习养和精湛的造诣。但其运笔却洒脱跌宕中见劲捷苍涩,信笔纷披而婉约使转,因而观其线条疾涩互用而扭绞交替,笔调生动而摇曳多姿,从而去掉了传统章草波磔横挑和燕尾捺笔。其结构则朗逸潇洒而疏密自如,变化律协而顾盼自如,特别是颠覆了传统章草平正端庄,字心平稳的结体特点,欹侧对应而斜倾互依,险中求稳而动见静,从而具有一种动感张力和视觉变幻。其章法则蓄势内敛而笔意纵横,气韵相连而意畅神合。尤其是将传统章草字独立、横向收笔,改为了上下呼应,牵连纵引,从而笔断意连,呵成一气,产生了空间贯通性、线条承继性与节奏直达性。其墨色则凝重沉郁而枯涩交替,华润雍容而燥妍相映,诚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循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充分展示了章草向今草转折期的书体信息与笔墨契机。因为在陆机之前的钟繇、索靖、皇象等人都只是拓本,均无墨迹本传世。《平复帖》作为千古第一文人墨迹之作,在墨法上具有物化范式的“墨皇”价值和质感效果的“祖帖”意义。也就是说《平复帖》第一次在中国书法史上以笔法、结构、章法、墨象等,演绎了何谓“变异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书谱》)何谓“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笔意赞》)

四、《兰亭序》的时代背景与创作成因

历史有时真是很戏剧化的,有些可遇不可求或在并不经意间完成的事项,却会产生巨大的嬗变和永恒的影响,《平复帖》就是如此。原先不过是陆机问讯好友的一封信札,但一经出现,却进入了历史,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历代记载评述不断,文献考据繁杂复杂,形成了其漫长而又复杂的艺术叙事。

陆机博学多才,文武全能,被钟嵘称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并感叹“陆才如海”。《诗品》中和其弟陆云在西晋时就是一派才子、文化名人。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曾云:“吾见二陆之交,犹玄圃积玉,莫非夜光,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横江。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人世也。”西晋时的著名文学家潘尼在赠陆机的诗中云:“昆山何有,有瑶有珉。”瑶、珉均是美玉,以比作陆氏兄弟。而陆机则《答潘尼》诗曰:“于穆同心,如琼如琳……彼美潘生,实综我心。”可谓知己之交,知音相遇。唯其如此,不说陆机如此超高显赫的文声遮蔽了他的书法,至少是影响了他书名。因此,南朝的书法家王僧虔在他的《论书》中提到陆机是吴士书,即吴士人书法,其他未作评论。魏后的南朝书法评论家、文学家在庾肩吾《书品》中,把陆机与王导、庾亮等十八人列为“中之下”,但他坦率地认为“陆机以宏才掩迹。”而南朝喜好文学音乐,热衷于书法评论的梁武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了钟繇、王羲之、张芝、索靖等,唯独陆机缺席。

《平复帖》的命运在唐代出现了转机。尽管唐代二部重要的书法著述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与张怀瓘的《书断》都未提到陆机。而唐代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把陆机与谢朓、李夫人、萧何等列为“下上品”,仅是说:“陆平原,李夫人犹带古风。”但贵为天子的唐太宗李世民则对陆机相当推崇尊重,亲撰《陆机传论》,评陆机谓:“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故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诚然,李世民主要的是褒扬其文学成就,被誉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但“文宗”称谓的首肯,其《平复帖》的影响力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随之,唐代李家王朝也

并达到了奇谲古奥的境界,这正凸显了陆机深厚的学习养和精湛的造诣。但其运笔却洒脱跌宕中见劲捷苍涩,信笔纷披而婉约使转,因而观其线条疾涩互用而扭绞交替,笔调生动而摇曳多姿,从而去掉了传统章草平正端庄,字心平稳的结体特点,欹侧对应而斜倾互依,险中求稳而动见静,从而具有一种动感张力和视觉变幻。其章法则蓄势内敛而笔意纵横,气韵相连而意畅神合。尤其是将传统章草字独立、横向收笔,改为了上下呼应,牵连纵引,从而笔断意连,呵成一气,产生了空间贯通性、线条承继性与节奏直达性。其墨色则凝重沉郁而枯涩交替,华润雍容而燥妍相映,诚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循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充分展示了章草向今草转折期的书体信息与笔墨契机。因为在陆机之前的钟繇、索靖、皇象等人都只是拓本,均无墨迹本传世。《平复帖》作为千古第一文人墨迹之作,在墨法上具有物化范式的“墨皇”价值和质感效果的“祖帖”意义。也就是说《平复帖》第一次在中国书法史上以笔法、结构、章法、墨象等,演绎了何谓“变异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书谱》)何谓“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笔意赞》)

《平复帖》的艺术叙事可谓是波澜起伏、潮涌高涨,但其名扬天下,真正得到书法本体的确认及艺术地位的确立是始于宋代。北宋宣和年间,《平复帖》进入皇家内府,痴迷于书画而精于鉴定的宋徽宗赵佶于宣和二年(1113)在宫中亲自用泥金题写瘦金书“晋陆机平复帖”,并钤盖上“宣和”、“政和”二皇家收藏印,成为庙堂钦定的名人墨迹。正是经过唐宋两代帝王对陆机的推崇,从而使《平复帖》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及史记的地位。其后在宋代重要的一部书学专著《宣和书谱·卷十四·草书二》中,陆机的排名上升为第一,其后才是索靖、郗鉴、王廙、王珣等人,并第一次对陆机的生平、经历及书法作了综合性的评述:“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字士衡,吴郡人也。兄机,字士衡,吴郡人也。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自少以文章得名……以故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今御府所藏二,章草《平复帖》,行书《想帖》。”

《平复帖》在清代的艺术叙事,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如吴其贞在《书画记》、安岐在《墨缘汇观》中均有叙录。而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从艺术创作及笔法渊源上认为怀素、杨凝式等皆从《平复帖》中得笔:“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家圣咸从此得笔。”杨守敬则评《平复帖》谓:“无一笔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所以为高。”《平复帖》入清后先经葛君常、冯铨、梁清标后,据王世襄在《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中讲“从安岐家中散出,入清内府,连成亲王瑾都说‘其年月不可考’(见《治晋斋记》)。但大致的年代是可以推得出的,应该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或稍后。”成亲王永瑆获得后,取斋名为《治晋斋》。光绪年间又为奕忻所得,入恭王府。后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1937年溥儒因母治丧而将《平复帖》以四万大洋售给大收藏家张伯驹。1956年1月,张伯驹将《平复帖》等无偿捐给国家。学者、书法家启功诗曰:“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懈署墨皇。”并极有历史意识地指出:“在近代,汉晋战国的简牍大量出土以前,数百年的时间,人们所见到的最古的,并非摹本的墨迹,只有这九行字。”

综观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过程中的艺术叙事,像陆机《平复帖》那样得享殊荣、尽获尊贵,能得到二位帝王的青睐推崇,一为作传,一为题鉴的是绝无仅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和书谱》才对陆机作了全面的肯定和至尊的评价。至此,陆机书法地位得到了回归和升华,特别是《宣和书谱》还披露了这样一个重要意义:即皇家御府所藏不仅有章草《平复帖》,亦有行书《想帖》。也就是说,在章草向今草的过渡阶段中,陆机已能书写带有新体意味的行书。尽管《想帖》至今已很难看到,但《宣和书谱》明确地以“行书”概念定之,那么西晋陆机的《想帖》和以后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寒切帖》、《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已有书体过程上的连接与笔法谱系上的对应。而以“宝晋斋”为其书斋名的米芾,不仅是一代大书家,“宋四家”之一,而且他在书法鉴定上自视甚高,感觉良好,对古代名家也颇多讥贬否定。但他在其所著《书史》中,却把《平复帖》归为“西晋晋贤十四帖”之一,可见这位“米颠”对陆机的尊重。

在《平